

陪你游甘孜

德格曲池西村再游记

◎韩晓红

曲池西：村名，藏语意为转经的坝子，故名。

这里没有桥，却有一座心中的桥。我走进曲池西村的时候，被人们转经的场景吸引。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高原村庄。村里很静，静得足以令人的心灵驻足；村里很绿，绿得足以令人沉浸其中；村里很清新，清新得足以令人敞开心扉，尽情呼吸。

有几位西安来的游客支起画架，正在十分投入地捕捉美的元素。是天空，画板上是蓝色的天空，深邃而高远；是草丛，画板上是碧绿的草地，豁达而广袤；是木屋，画板上是沉静的屋舍，淡雅而质朴；是老人，画板上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微笑且朴实。

这就是我眼前的曲池西村。

也许这里曾经有过小河，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消失；也许这里曾经有过潺潺的溪水，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与大地和草地融为一体；也许曾经的木桥，就这样在大自然的精雕细刻中成为架在信仰心灵中的心桥。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有思想的村落。因为心桥有脊梁、有血肉，有苦乐，更有故事。

很想俯下身翻开厚厚的草丛，寻找那些闪亮的故事；很想走近经筒，触摸光滑铮亮的旋转；很想与虔诚的人们为伍，清洗尘世中的自私与欲望；很想找一块山石坐下，静静地分享尘世中的宁静。

我想起了“春意盎然”这个词，尽管此时已有冬意，却是“寂静盎然”。是的，扑入情怀里的寂静，依然有着盎然生机。

很想在村里恬静入睡，睡到不知道时间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感觉，是不是依然有心事来与我遇见，依然有情话在耳际响起？

知道我遇见曲池西，仅仅是偶遇，许许多多的传说与故事会与我擦肩而过；知道这样草率地步入曲池西，仅仅是短暂的相逢，许许多多关于格萨尔史诗的元素会因我的草率告别而被我痛别。

然而我不愿意失去这样的尘缘，不愿意此生的追求在这里画上句号。因为，我对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追求尽管有彷徨，却依然能珍

惜所有的黄昏与黎明。

姑且豪迈地举起村支书翁姆斟满青稞酒的木碗，一饮而尽；姑且沉醉地牵着村民热情的的手，在优美的旋律中翩翩起舞。

一抬手，满是幸福自然的感受；一投足，全是家人相聚的幸福。此时的我，忘记了将会独自远行；此时的我，忘记了将会在静夜里沉睡沉没。

无论行走多远，曲池西村都是我难得的赠品；无论黎明多么早临近，曲池西人的微笑都是我难得的自豪。

深夜，我在键盘上录入我的骄傲，曲池西人优美的歌声萦绕耳际，撼动寻找格萨尔的执着与感奋。

深夜的我，愿意时间停滞，更愿意自己消失于此，融入于此，更愿意曲池西的所有自然与幽雅占据我的心地。

好在夜里的我，枕着酥油茶飘香，步入沉寂；好在夜里平和的心态，满是大自然释放的颜色和声音。

初冬的夜晚

◎张春生

初冬的斜阳即将熄灭温暖
清风爱抚着渐有睡意的大地
飘零的枯黄和枝头的赭红
留在远山与孤村的深处
记忆中的二月花和六月树
早已经化作旧诗的意象

他乡的大街，灯火阑珊处
感受这初冬的气息
应和着若隐若现的歌声
半杯小酒品味着孤独的滋味
梦里的寒鸦声声
更添几份怀乡者的凄凉

初冬的小寒潮与秋余温
纠缠着，碰撞着，追逐着
我抬头仰望明净的夜空
几颗星星陪着有心事的月亮

初冬的风

初冬的风，在清晨的阳光中醒来
带着清新，让人心旷神怡
它吹过田野，麦浪在风中起伏
如同金色的海洋，充满希望

初冬的风，在街头巷尾游荡
轻轻拂过，带着寒意，令人颤抖
它吹过树梢，叶子在风中飘摇
一片一片，坠落在大地，化作尘埃

初冬的风，在黄昏的余晖中徘徊
带着温柔，让人沉醉，如梦如幻
它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
仿佛时光的波纹，缓缓流淌

初冬的风，在夜空中低吟
吹响寂静，让人沉思，思绪万千
它吹过窗户，玻璃在风中轻颤
像怀乡者发出轻微的慨叹

秋野观感

◎杨国庆

斜阳山外缀云边，
一夜风霜枫树鲜。
竹叶点头林影近，
野花香入雁声传。
猿啼崖壁隔沟壑，
鹰啸长空悬雾烟。
人在画中诗兴起，
与君把酒共婵娟。

飒飒秋风野菊开，
徐行山径踏青苔。
舒心一抹俗观静，
鬓白三分鹤梦裁。
古寺钟声传妙韵，
郭峰烟雨涤氛埃。
人穿落叶悠悠过，
犬吠篱门报客来。

冬野仙踪

◎崔立新

北风过处，田野里的树像大伞关落，合拢了旧梦；偶尔有立着的高杆儿庄稼，杆叶折向同一方向，像一面凝固的旗。

地面上的落叶和枯茎，被风吹卷着扎堆儿跑，风停的片刻，有的地方堆了厚厚的叶子，有的地方薄薄的，有的地方干干净净，像无形的大扫帚清扫过一般。之前隐身在草丛里的山石、巢穴、老树桩，都真相似的露了出来。

蟋蟀、蜗牛、蚂蚱、螳螂、青蛙、蜥蜴、蛇……全都不见了。它们或许是宅在温暖的地下，关门闭户，不再露面。从田埂上走过时，我拿树枝敲敲那幽深弯曲的小洞洞，问一声：喂，小仙家们，你们是不是藏在里面？是不是正呼呼睡大觉呢？

想起不久前，走在这里，还偶遇了松鼠。那时，秋风正浓，枝头上人们留下的果实，柿子、栗子、松果，还有槐角什么的，簌簌掉落在地。小松鼠不知从哪个岩石下的洞里，一跳一跳，跑过来。双爪捧着栗子，往嘴里送，憨憨的模样，像贪吃的小朋友吮吮自己的手指头。

它的皮毛蓬松又温暖，惹得你想凑上去，摸一摸；可那家伙像有第六感觉似的，你念头刚升起，它马上接收到了，刺溜一下，没了踪影。

你不知道它去了哪里，只见一串灰影子，像一个错觉在眼前晃过。

那个小刺猬，慢性子得要命啊。它悠悠地把小脑袋从铠甲里钻出来，东张西望，一副外表坚硬内心脆弱的样子。小黑眼睛，使你觉得它好无辜，光这个马上到来的冬天，就够让它忙的了！你不忍再拿木棍去拨弄它，任凭它扎了一身的红酸枣很快乐而又很慢地消失了。它为自己准备了那么鲜美的过冬干粮。

一大群麻雀，栖落在光秃树枝上的时候，像开了一树奇异的花。这些爱扎堆儿的饶舌小朋友，叽叽喳喳，交流着今天的见闻和感受！它们一身褐衫，十足的平民，但又是飞行健将，同时具有“不自毋宁死”的献身精神。你可抛下谷粒，任它蹦蹦跳跳去啄；你若捉了封闭起来，再去喂。对不起，是你人眼看鸟低，它不是那号鸟。

雪花终于掩埋了落叶。雪野上，黄鼠狼那伪乡绅，用叨着的鸡，刷去了偷偷摸摸的痕迹；野兔们细细碎碎的蹄印，却暴露了行踪。小心哦，猎狗被人牵着，已经出了村子啦。那些狗狗，形如线，快似电；免兔哦，你敌不过它们的奔跑和撕咬，溜达一下，就回吧。好在，你

们有很高的警惕性，绒毛临风，微微颤着，一点风吹草动就能感觉到。

有喜鹊踉跄了雪花的枝，雪粒子，纷纷扬扬，弄了一头一脖子；抬头时，恶作剧的鸟，起跳降落，弹下的雪粒子，又迷了眼！切！你们这些傻姑娘，黑裙素衫，看着挺优雅，却是一群淘气包。扬胳膊一哄，哗地一下，全飞了！一片黑黑的鸟影，眨眼间，飞入另一树雪花里。

野鸡，总是躲在低处的灌木丛，刨啊刨，刨些啥？落在地上的草籽、浅土里的块根，或者还有冬眠的虫类？我曾躲在大石后头偷窥一只颈羽蓝绿有金属光泽的野鸡，它刨一刨，望一望，望一下，再低头刨一刨，充满了警惕性。风吹叶落，也惊吓了它。它发出“嘎拉拉”的黯哑叫声，低低飞走了。寂寂冬野，倒是多了一份色彩和动感。

大北方的小生灵们，送走了那些春光夏景里一同长大的姊妹，自己却留在这枯瘦山水间，痴痴等候，安静地坚守。有情有义，还有梦，这是多么年轻纯洁的情怀，简直有一种仙气呢。

北风吹彻，雪花满山。它们跟我们一起，谋食，歌唱，奔波，期盼；直到寒冬过去，满地拱出星星点点春芽，又一个春天到来。

芦柴黄，芦花白

◎汪树明

“秋风忽起溪滩白，零落岸边芦荻花。”初冬时节，我来到了东鸣湖。蓝天白云下，湖畔芦柴金黄，芦花如雪。一枝枝芦苇高高矗立，姿态各异，有的笔直挺立，有的微微拱起，如同琴弦，随风摇曳，弹奏着遥远的故事。

芦苇，在我们这儿称柴，随处可见。它与水相伴，有水的地方，就有柴。河边、沟塘边，不论是沙碱土，还是油泥土，它都能长得葱葱葱葱，笔笔直直。夏天，野外的小水鸟用它杆儿搭吊脚楼，我们用它叶子叠小船、芦杆做芦笛。端午节打回青青的芦叶，给母亲包出香甜的粽子。秋后，我们会采摘芦花，以备冬天打茅窝之用。

柴的用途很多，对农村人来说也很重要。盖房打笆、扎柴子，搞副业织芦席、打柴帘，冬天打门搭保暖和。

冬闲时节，地里的水稻割了，山羊收了，油菜收了，柴的老叶儿掉得不剩几个了，农人们将它收割回家。收割回来的柴，摊在场上，毛糙糙，蓬头垢面。父亲搬来一条大板凳，抱来散乱的芦柴，将它斜放在上面，依次抽出最长的，按长短大小，分成三类，各自堆放。我们俗称刷柴。刷后的柴，用锤软了的小柴绳给它捆上两道，如给乱了发的女人扎上了头绳，梳过了头，整整齐齐。小水桶般粗的柴捆，结结实实地竖在山塘边，父亲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织柴席是庄户人的主要副业。织席前，柴要撕开，压成柔软的柴蔑。母亲围上围裙，戴

上手套，左手握着撕子，右手拿起柴，啞地一声，柴从撕子上滑过，身上留下一道口子。月色下，父亲将撕好的柴，摊在场上，洒上水。第二天清晨，拉着石碾来回碾压。我也常常帮父亲拉着，双手抓着绳子，屁股撅着，费力地拉着。一趟又一趟，反反复复，直到滚圆僵硬的芦柴变得薄而柔软的柴蔑。母亲又一根根剥去上面还附着的柴皮，绕成一圈圈柴蔑待用。

撕柴、制柴蔑，孙犁称解苇、轧眉子。对织席的描写，孙犁在《织席记》《荷花淀》小说中都有描写：“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充满了诗情画意。我学了《荷花淀》一文后，再细看母亲、姐姐们织席，真是如孙犁描写的一样：“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伫立湖边，看着静静对视着的芦苇，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母亲。他们的一生像芦苇一样，植在哪就在哪儿扎根。当年，他们从小城下放乡村，从市民变成农民，没有抱怨，没有叫苦，顽强地生活下来，生育我们兄弟姐妹7人，把我们抚养长大。芦苇的直而不弯，折而不断，又多像我的父亲，内心蕴藏着一一种坚韧

的力量，遭受到生活的不公，直至下岗，自谋生活，也没有谄媚权贵。芦花的柔软、温婉，宛如我温暖温情的母亲，给予我们无限的关怀和呵护。

多少次，昏黄的煤油灯下，她熬夜为我们缝补。多少个冬雪前夜，她为我们赶打茅窝，手指上被麻线勒下道道血痕。

如今，我的父母永远站立在老家的南渠堆边，守着他们身后的芦苇，眺望着老家的子女。我默默地告诉父母，我也会像芦苇一样，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追求自己的梦想，用自己朴实的力量，给人温暖和感动。

